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五

駱統

統字公緒，會稽烏傷人。孫權嗣位，試爲烏程相，召補功曹，行騎都尉，出爲建忠郎將，從陸遜破蜀兵於宜都，遷偏將軍。黃武初，封新陽亭侯，後爲濡須督。有集十卷。

表理張溫

伏惟殿下天生明德，神啟聖心，招髦秀於四方，置俊乂於宮朝。多士既受普篤之恩，張溫又蒙最隆之施，而溫自招罪譴，孤負榮遇，念其如此，誠可悲疚。然臣周旋之間，爲國觀聽，深知其狀，故密陳其理。溫實心無他情，事無逆迹，但年紀尚少，鎮重尚淺，而戴赫烈之寵，體卓偉之才，亢臧否之譚，効褒貶之議，於是務勢者妬其寵，

爭名者嫉其才、玄默者非其譚、瑕釁者諱其議、此臣下所當詳辨、明朝所當究察也、昔賈誼至忠之臣也、漢文大明之君也、然而絳灌一言賈誼遠退、何者、疾之者深、譖之者巧也、然而誤聞於天下、失彰於後世、故孔子曰、爲君難、爲臣不易也、溫雖智非從橫、武非虓虎、然其弘雅之素、英秀之德、文章之采、論議之辨、卓躒冠羣、煒曄曜世、世人未有及之者也、故論溫才卽可惜、言罪則可恕、若忍威烈以赦盛德、宥賢才以敦大業、固明朝之休光、四方之麗觀也、國家之於暨豔、不內之忌族、猶等之平民、是故先見用於朱治、次見舉於衆人、中見任於明朝、亦見交於溫也、君臣之義、義之最重、朋友之交、交之最輕者也、國家不嫌與豔爲最重之義、是以溫亦不嫌與豔爲最輕之交也、時世寵之於上、溫竊親之於下也、夫宿惡之民、放逸山險、則爲勁寇、將置平土、則爲健兵、故溫念在欲取宿惡以除勁寇之害、而增健兵之銳也、但自錯落功不副言、然計

其送兵、㠯比許晏數之多少、溫不減之用之匱贏、溫不下之、至於遲速、溫不後之、故得及秋冬之月、赴有誓之期、不敢忘恩而遺力也、溫之到獄、其舉殷禮、雖臣無境外之交、亦有可原也、境外之交、謂無君命而私相從、非國事而陰相聞者也、若㠯命行、既修君好、因彼己情、亦使臣之道也、故孔子使鄰國、則有私覿之禮、季子聘諸夏、亦有燕譚之義也、古人有言、欲知其君、觀其所使、見其下之明明、知其上之赫赫、溫若舉禮、能使彼歎之誠、所㠯昭我臣之多良、明使之得其人、顯國美於異境、揚君命於他邦、是㠯晉趙文子之盟于宋也、稱隨會於屈建、楚王孫圉之使于晉也、譽左史於趙鞅、亦向他國之輔而歎本邦之臣、經傳美之、㠯光國而不譏之㠯外交也、王靖內不憂時、外不邇事、溫彌之不私、推之不假、於是與靖遂為大怨、此其盡節之明驗也、靖兵眾之勢、幹任之用、皆勝於賈原蔣康、溫尚不容私㠯安於靖、豈敢賣恩㠯協原康眾、又原在

職不勤、當事不堪、溫數對以醜色、彈以慍聲、若其誠欲賞恩作亂、則亦不必貪原也、凡此數者、校之於事既不合、參之於眾亦不驗、臣竊念人君雖有聖哲之姿、非常之智、然以一人之身、御兆民之眾、從層宮之內、瞰四國之外、照羣下之情、求萬機之理、猶未易周也、固當聽察羣下之言、以廣聰明之烈、今者人非溫既殷勤、臣是溫又契闊、辭則俱巧、意則俱至、各自言欲爲國、誰其言欲爲私、倉卒之閒、猶難即別、然以殿下之聰叡、察講論之曲直、若潛神留思、纖粗研核、情何嫌而不宣、事何昧而不昭哉、溫非親臣、臣非愛溫者也、昔之君子、皆抑私忿、以增君明、彼獨行之於前、臣恥廢之於後、故遂發宿懷於今日、納愚言於聖聽、實盡心於明朝、非有念於溫身也、吳志張溫傳

民戶損耗上疏

臣聞君國者以據疆土爲強富、制威福爲尊貴、曜德義爲榮顯、永

世治爲豐祚、然財須民生、疆賴民力、威恃民勢、福由民殖、德俟民茂、義以民行、六者既備、然後應天受祚、保族宜邦、書曰、衆非后無能胥以寧、后非衆無以辟四方、推是言之、則民以君安、君以民濟、不易之道也、今疆敵未殄、海內未乂、三軍有無已之役、江境有不釋之備、徵賦調數、由來積紀、加以殃疫死喪之災、郡縣荒虛、田疇蕪曠、聽聞屬城、民戶浸寡、又多殘老、少有丁夫、聞此之日、心若焚燎、思尋所由、小民無知、既有安土重遷之性、且又前後出爲兵者、生則困苦無有溫飽、死則委棄骸骨不反、是以尤用戀本畏遠、同之於死、每有徵發、羸謹居家、重累者先見輸送、小有財貨、傾居行賂、不顧窮盡、輕剽者則迸入險阻、黨就群惡、百姓虛竭、嗷然愁擾、愁擾則不營業、不營業則致窮困、致窮困則不樂生、故口腹急則奸心動而攜叛多也、又聞民間非居處小能自供、生產兒子、多不起養、屯田貧兵、亦多棄子、天則生之、而父母殺之、既懼干逆和氣、

感動陰陽且惟殿下開基建國乃無窮之業也彊鄰大敵非造次所滅疆埸常守非朞月之成而兵民減耗後生不育非所以歷遠年致成功也夫國之有民猶水之有舟停則以安擾則以危愚而不可欺弱而不可勝是以聖王重焉禍福由之故與民消息觀時制政方今長吏親民之職惟以辨具爲能取過目前之急少復以恩惠爲治副稱殿下天覆之仁勤恤之德者官民政俗日以彫獘漸以陵遲勢不可久夫治疾及其未篤除患貴其未深願殿下少以萬機餘閒留神思省補復荒虛深圖遠計育殘餘之民阜人財之用參曜三光等崇天地臣統之大願足以死而不朽矣吳志駱統傳是時徵役繁數重以疫癘民戶損耗統上疏曰云云

陳諸將舟船飾嚴儀

諸將舟船轉相高上延立奇工文以丹漆彫鏤之巧好尚滋繁計其費耗所損不少北堂書鈔未刪改本一百三十七

全琮

琮字子璜、吳郡錢唐人、爲奮威校尉、遷偏將軍、封陽華亭侯、黃武中、遷綏南將軍、進封錢唐侯、假節領九江太守、徙東安太守、黃龍初、遷衞將軍左護軍、徐州牧、尙主、赤烏末、遷右大司馬左軍師、

琮表止太子登出征

古來太子未嘗偏征也、故從曰撫軍、守曰監國、今太子東出、非古制也、臣竊憂疑、吳志全琮傳注引江表傳

潘濬

濬字承明、武陵漢壽人、劉表辟爲江夏從事、徙湘陰令、蜀先主領荊州、以爲治中從事、及定蜀、留典州事、後降吳、拜輔軍中郎將、遷奮威將軍、封常遷亭侯、權稱尊號、拜少府、進封劉陽侯、遷太常、

疏責子藐

吾受國厚恩，志報以命，爾輩在都，當念恭順，親賢慕善，何故與降虜交，以糧餉之。在遠聞此，心震面熱，惆悵累旬。疏到，急就往使受杖一百，促責所餉。吳志潘濬傳注引吳書

顧譚

譚字子默，吳郡吳人，丞相雍孫，爲太子中庶子，轉輔正都尉。赤烏中代諸葛恪爲左節度，加奉車都尉，尋爲選曹尚書，拜太常，平尚書事，爲全琮父子所搆，徙交州。有顧子新語十二卷。

上疏安太子

臣聞有國有家者，必明嫡庶之端，異尊卑之禮，使高下有差，階級踰邈，如此則骨肉之恩生，覬覦之望絕。昔賈誼陳治安之計，論諸侯之勢，以爲勢重雖親，必有逆節之累，勢輕雖疏，必有保全之祚。故淮南親弟，不終饗國，失之於勢重也；吳芮疏臣，傳祚長沙，得之

於勢輕也。昔漢文帝使愼夫人與皇后同席，袁盎退夫人之座，帝有怒色，及盎辨上下之儀，陳人彘之戒，帝既悅懌，夫人亦悟。今臣所陳非有所偏，誠欲以安太子而便魯王也。吳志顧雍傳注。時魯王霸有盛寵，與太子和齊衡，譚上疏云云。

議奔喪

奔喪立科，輕則不足以禁孝子之情，重則本非應死之罪，雖嚴刑益設，違奪必少，若偶有犯者，加其刑則恩所不忍，有減則法廢不行。愚以爲長吏在遠，苟不告語，勢不得知，比選代之間，若有傳者，必加大辟，則長吏無廢職之負，孝子無犯重之刑。吳志大帝傳嘉禾六年春顧譚議。

胡綜

綜字偉則，汝南固始人，以金曹從事拜鄂長，入爲書部，尋領右部督，加建武中郎將，魏封吳王，并封綜爲亭侯，黃龍初，爲侍中，

進封鄉侯、兼右領軍、尋拜偏將軍、兼左執法、有集二卷、案吳志胡綜傳云凡自權統事諸文誥策命鄰國書符略皆綜之所造

黃龍大牙賦

乾坤肇立、三才是生、狼弧垂象、實惟兵精、聖人觀法、是效是營、始作器械、爰求厥成、黃農創代、拓定皇基、上順天心、下息民災、高辛誅共、舜征有苗、啓有甘師、湯有鳴條、周之牧野、漢之垓下、靡不由兵、克定厥緒、明明大吳、實天生德、神武是經、惟皇之極、乃自在昔、黃虞是祖、越歷五代、繼世在下、應期受命、發迹南土、將恢大繇、革我區夏、乃律天時、制爲神軍、取象太一、五將三門、疾則如電、遲則如雲、進止有度、約而不煩、四靈既布、黃龍處中、周制日月、實曰太常、桀然特立、六軍所望、仙人在上、鑒觀四方、神定使之、爲國休祥、軍欲轉向、黃龍先移、金鼓不鳴、寂然變施、闇謨若神、可謂祕奇、在昔周室、赤烏銜書、今也大吳、黃龍吐符、合契河洛、動與道俱、天贊

人和僉曰惟休吳志孫權傳黃武八年夏黃龍見夏口於是權稱尊號因瑞改元又作黃龍大牙常在中軍諸軍進退視其所向命綜作賦曰云云藝文類聚六十引黃武八年一段為賦之本文蓋即此賦之序也然不應直稱權名疑史家改竄又見初學記

二十二

中分天下盟文

天降喪亂皇綱失敘逆臣乘釁劫奪國柄始於董卓終於曹操窮凶極惡以覆四海至令九州幅裂普天無統民神痛怨靡所戾止及操子丕桀逆遺醜薦作奸回偷取天位而叡幺麼尋丕凶蹟阻兵盜土未伏厥誅昔共工亂象而高辛行師三苗干度而虞舜征焉今日滅叡禽其徒黨非漢與吳將復誰任夫討惡翦暴必聲其罪宜先分裂奪其土地使士民之心各知所歸是以春秋晉侯伐衛先分其田以畀宋人斯其義也且古建大事必先盟誓故周禮有司盟之官尚書有告誓之文漢之與吳雖信由中然分土裂境宜有盟約諸葛丞相德威遠著翼戴本國典戎在外信感陰陽誠

動天地重復結盟廣誠約誓使東西士民咸共聞知故立壇殺牲昭告神明再歃加書副之天府天高聽下靈威棐諶司慎司盟羣臣羣祀莫不臨之自今日漢吳既盟之後勠力一心同討魏賊救危恤患分災共慶好惡齊之無或攜貳若有害漢則吳伐之若有害吳則漢伐之各守分土無相侵犯傳之後葉克終若始凡百之約皆如載書信言不豔實居於好有渝此盟創禍先亂違貳不協慆慢天命明神上帝是討是督山川百神是糾是殛俾墜其師無克祚國于爾大神其明鑒之吳志大帝傳蜀遣衛尉陳震慶權踐位三分天下豫青徐幽屬吳兗冀并涼屬蜀其司州之土以函谷關為界造為盟曰云云胡綜傳曰綜為盟文文義甚美又見藝文類聚三十三

請立諸王表

受命之主繫天而王建化垂統為一代制雖禮有損益事有質文至於崇建懿親列土封爵內蕃國朝外鎮天下古今同契其揆一也周室之興胙祚子弟姬姓之國五十有五諸王子受國將漸洽

光武中興四海按撫衆諸制度未備而九子受國明帝即位男則封王女爲公主故詩曰既受帝祉施于孫子陛下踐阼以來十有二載皇后無號公主無邑臣下欸息遠近失望是以區區獻愚懷依據典禮庶請其陳足寤聖心深辭罔拒不蒙進納恐天下有識之士將謂吳臣闇於禮制不知陛下謙以失之也加今仰及盛德在上大吳之慶於是乎始開國建號古莫大焉唯陛下割謙謙之德副兆民之望留神祈許天下幸甚藝文類聚五十

議奔喪

喪紀之禮雖有典制苟無其時所不得行方今戎事軍國異容而長吏遭喪知有科禁公敢干突苟念聞憂不奔之恥不計爲臣犯禁之罪此由科防本輕所致忠節在國孝道立家出身爲臣焉得兼之故爲忠臣不得爲孝子宜定科文示以大辟若故違犯有罪無赦以殺止殺行之一人其後必絕吳志大帝傳

僞爲吳質作降文三條

其一曰天綱弛絶四海分崩羣生憔悴士人播越兵寇所加邑無居民風塵烟火往往而處自三代已來大亂之極未有若今時者也臣質志薄處時無方繫於土壤不能翻飛遂爲曹氏執事戎役遠處河朔天衢隔絶雖望風慕義思託大命媿無因緣得展其志每往來者竊聽風化伏知陛下齊德乾坤同明日月神武之姿受之自然敷演皇極流化萬里自江已南戶受覆燾英雄俊傑上達之士莫不心歌腹詠樂在歸附者也今年六月末奉聞吉日龍興踐阼恢弘大繇整理天綱將使遺民覩見定主昔武王伐殷殷民倒戈高祖誅項四面楚歌方之今日未足已喻臣質不勝昊天至願謹遣所親同郡黄定恭行奉表及託降叛間關求達其欲所陳載列于左

其二曰昔伊尹去夏入商陳平委楚歸漢書功竹帛遺名後世世

主不謂之背誕者以爲知天命也臣昔爲曹氏所見交接外託君臣內如骨肉恩義綢繆有合無離遂受偏方之任總河北之軍當此之時志望高大來與曹氏同死俱生惟恐功之不建事之不成耳及曹氏之亡後嗣繼立幼沖統政讒言彌興同儕者以勢相害異趣者得閒其言而臣受性簡略素不下人視彼數子意實迫之此亦臣之過也遂爲邪議所見搆會招致猜疑誣臣欲叛雖識真者保明其心世亂讒勝餘嫌猶在常懼一旦橫受無辜憂心孔疚如履冰炭昔樂毅爲燕昭王立功於齊惠王即位疑奪其任遂去燕之趙休烈不虧彼豈欲二三其德蓋畏功名不建而懼禍之將及也昔遣魏郡周光以賈販爲名託叛南詣宣達密計時以倉卒未敢便有章表使光口傳而已以爲天下大歸可見天意所在非吳復誰此方之民思爲臣妾延頸舉踵惟恐兵來之遲耳若使聖恩少加信納當以河北承望王師疑心赤實天日是鑒而光去經

年不聞咳唾，未審此意，竟得達不？瞻望長歎，日月已幾，魯望高子，何足以喻。又臣今日見待稍薄，蒼蠅之聲，緜緜不絕，必受此禍，遲速事耳。臣私度陛下未垂明慰者，必以臣質貫穿仁義之道，不行若此之事，謂光所傳，多虛少實，或謂此中有他消息，不知臣質構讒見疑，恐受大害也。且臣質若有罪之日，自當奔赴鼎鑊，束身待罪，此蓋人臣之宜也。今日無罪，橫見譖毀，將有商鞅、白起之禍，尋惟事勢，去亦宜也。死而弗義，不去何爲？樂毅之出，吳起之走，君子傷其不遇，未有非之者也。願陛下推古況今，不疑怪於臣質也。又念人臣獲罪，當如伍員奉己自效，不當僥幸因事爲利。然今與古厥勢不同，南北悠遠，江湖隔絕，自不舉事，何得濟免？是以忘志士之節，而思立功之義也。且臣質又以曹氏之嗣，非天命所在，政弱刑亂，柄奪於臣，諸將專威於外，各自爲政，莫或同心，士卒疲耗，俗滅空虛，綱紀毀廢，上下並昏，想前後數得降叛，具聞此問，兼弱攻

昧宜應天時此實陛下進取之秋是臣區區敢獻其計今若內兵淮泗據有下邳荊揚二州聞聲響應臣從河北席卷而南形勢一連根牙永固關西之兵繫於所衛青徐二州不敢徹守許洛餘兵衆不滿萬誰能來東與陛下爭者此誠千載一會之期可不深思而熟計乎及臣所在既自多馬加諸羌胡常以三四月中美草時驅馬來出隱度今者可得三千餘匹陛下出軍當投此時多將騎士來就馬耳此皆先定所一二知凡兩軍不能相究虛實今此間實羸易可克定陛下舉動應者必多上定洪業使普天一統下令臣質建非常之功此乃天也若不見納此亦天也願陛下思之不復多陳

其三曰昔許子遠舍袁就曹規畫計較應見納受遂破袁軍以定曹業向使曹氏不信子遠懷疑猶豫不決於心則今天下袁氏有也願陛下思之間聞界上將闓浮趙嵯欲歸大化唱和不速以取

破亡今臣款款遺授其命若復懷疑不時舉動令臣孤絶受此厚禍即恐天下雄夫烈士欲立功者不敢復託命陛下矣願陛下思之皇天后土實聞其言吳志胡綜傳

太子賓友目

英才卓越超踰倫匹則諸葛恪精識時機達幽究微則顧譚凝辨宏達言能釋結則謝景究學甄微游夏同科則范愼吳志孫登傳注引江表傳

是儀

儀字子羽北海營陵人本姓氏曰孔融嘲改初爲郡縣吏後依劉繇避亂江東繇敗從會稽權承嗣位徵典機密拜騎都尉從襲荊州拜忠義校尉遷裨將軍封都亭侯守侍中黃武中遷偏將軍進封都鄉侯復拜侍中遷尚書僕射領魯王傅卒年八十一

儀爲魯王傅上疏

臣竊以魯王天挺懿德兼資文武當今之宜宜鎭四方爲國藩輔

宣揚德美廣耀威靈乃國家之良規海內所瞻望但臣言辭鄙野
不能究盡其意愚以二宮宜有降殺正上下之序明教化之本是
儀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華陽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六十七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六

虞翻

翻字仲翔，會稽餘姚人。太守王朗召爲功曹。孫策平會稽，復爲功曹，出爲富春長。州舉茂才，漢召爲侍御史，司空曹公辟，皆不就。孫權召爲騎都尉，徙丹陽涇縣，後屢忤指，徙交州十餘年，卒年七十。有《周易注》九卷、《周易集林律麻》一卷、《國語注》二十一卷、《論語注》十卷、《老子注》二卷、《太玄經注》十四卷、集三卷。（案隋志已翻屬後漢。今考翻卒在權稱尊號之後，宜編入吳。）

上書吳主權

陛下膺明聖之德，體舜禹之孝，歷運當期，順天濟物，奉承策命，臣獨抃舞。罪棄兩絕，拜賀無階，仰瞻宸極，且喜且悲。臣伏自刻省，命

輕鼠雀、性輶毫氂、罪惡莫大、不容于誅、昊天罔極、全宥九載、退當念戮、頻受生活、復偷視息、臣年耳順、思咎憂憤、形容枯悴、髮白齒落、雖未能死、自悼終沒、不見宮闕百官之富、不覩皇輿金軒之飾、仰觀巍巍衆民之謠、傍聽鐘鼓侃然之樂、永隕海隅、棄骸絕域、不勝悲慕、逸豫大慶、悅以忘罪、虞翻傳注引翻別傳曰權即尊號翻因上書云云

奏上易注

臣聞六經之始、莫大陰陽、是以伏羲仰天縣象而建八卦、觀變動六爻爲六十四、以通神明、以類萬物、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輿令成纘述其業、至臣祖父鳳、爲之最密、臣先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於鳳、最有舊書、世傳其業、至臣五世、前人通講、多玩章句、雖有祕說、於經疏闊、臣生遇世亂、長於軍旅、習經於枹鼓之間、講論於戎馬之上、蒙先師之說、依經立注、又臣郡吏陳桃夢臣與道士相遇、放髮被鹿裘、布易六爻、撓其三以飲

臣臣乞盡吞之道士言易道在天三爻足矣豈臣受命應當知經所覽諸家解不離流俗義有不當實輒悉改定以就其正孔子曰乾元用九而天下治聖人南面蓋取諸離斯誠天子所宜協陰陽致麟鳳之道矣謹正書副上惟不罪戾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

經之大者莫過於易自漢初以來海內英才其讀易者解之率少至孝靈之際潁川荀諝號爲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說西南得朋東北喪朋顛倒反逆了不可知孔子歎易曰知變化之道者其知神之所爲乎以美大衍四象之作而上爲章首尤可怪笑又南郡太守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釋復不及諝孔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豈不其然若乃北海鄭玄南陽宋忠雖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門難以示世吳志虞翻傳注御覽三百九十九並引虞翻別傳

奏鄭玄解尚書違失事目

臣聞周公制禮以辨上下孔子曰有君臣然後有上下有上下然

後禮義有所錯。是故尊君卑臣禮之大司也。伏見故徵士北海鄭玄所注尚書，以顧命康王執瑁，古月似同，從誤作同，既不覺定，復訓爲杯，謂之酒杯。成王疾困，憑几洮頮，爲濯，以爲澣衣成事。洮字虛更作濯，以從其非。又古大篆丣字讀當爲柳，古柳丣同字，而以爲昧。分北三苗，北古別字，又訓北，言北猶別也。若此之類，誠可怪也。玉人職曰：天子執瑁以朝諸侯，謂之酒杯；天子頮面，謂之澣衣；古篆丣字，反以爲昧。甚違不知蓋闕之義。於此數事，誤莫大焉。宜命學官定此三事。又馬融訓注亦以爲同者大同天下，今經益金就作鉚字，詁訓言天子副璽，雖皆不得，猶愈於玄。然此不定，臣沒之後，而奮乎百世，雖世有知者，懷謙莫或奏正。又玄所注五經，違義尤甚者百六十七事，不可不正。行乎學校，傳乎將來，臣竊恥之。（吳志虞翻傳注引翻別傳）

追與客書

僕聞虎魄不取腐芥磁石不受曲鍼過而不存不可宜乎吳志虞翻傳注引吳書

與丁固同僚書

丁子賤塞淵好德堂構克舉野無遺稿斯之爲懿其美優矣令德之後惟此君嘉耳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山陰丁覽字孝連爲郡功曹守始平長覽子固字子賤孫休時爲左御史大夫孫皓即位遷司徒

與徐陵書

元大受上卿之遇叔向在晉未若於今吳志虞翻傳注引會稽典錄太末徐陵字元大爲零陵太守時朝廷依呂列卿之位

與士仁書

明者防禍於未萌智者圖患於將來知得知失可與爲人知存知亡足別吉凶大軍之行斥候不及施烽火不及舉此非天命必有內應將軍不先見時時至又不應之獨守縈帶之城而不降死戰

則毀宗滅祀，爲天下譏笑。呂虎威欲徑到南郡，斷絕陸道，生路一塞，案其地形，將軍爲在箕舌上耳。奔走不得免，降則失義，竊爲將軍不安，幸熟思焉。吳志呂蒙傳注引吳書

與所親書

諸葛敬仁，則天活物，比蒙清論，有已保分，惡積罪深，見忌殷重，雖有祁老之救，德無羊舌解釋難冀也。吳志諸葛瑾傳

與某書

此中小兒年四歲矣，似欲聰哲，雖蝦不生鯉子，此子似人，欲爲求婦，不知所向，君爲訪之，勿怪老癡愛此兒也。御覽四百九十 又七百三十九

與弟書

長子容當爲求婦，其父如此，誰肯嫁之者？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其福人，不在舊族，揚雄之才，非出孔氏之門，芝草無根，醴泉無源。家聖受禪，父頑母嚚，虞家世法出癡子。御覽五百十一

有數頭男皆如奴僕伯安雖癡諸兒不及觀我所生有兒無子伯安三男阿思似父思其兩弟有似人也去日南遠恐如甘蔗近杪即薄（御覽九百七十四）

朱治

治字君理丹陽故鄣人靈帝時為縣吏察孝廉州辟從事孫堅㠯為司馬行都尉獻帝初行督軍校尉太傅馬日磾辟為掾遷吳郡都尉建安中領吳郡太守孫權統事表為九眞太守行扶義將軍黃武初封毗陵侯拜安國將軍徙封故鄣

說孫賁

破虜將軍昔率義兵入討董卓聲冠華夏義士壯之討逆繼世廓定六郡特㠯君侯骨肉至親器為時生故表漢朝剖符大郡兼建將校仍關綜兩府榮冠宗室為遠近所瞻加討虜聰明神武繼承洪業攬結英雄周濟世務軍眾日盛事業日隆雖昔蕭王之在河

北無以加也必克成王基應運東南故劉玄德遊術腹心求見拯救此天下所共知也前在東闗道路之言云將軍有異趣良用憮然今曹公阻兵傾覆漢室幼主流離百姓元元未知所歸而中國蕭條或百里無煙城邑空虛道殣相望士歎於外婦怨乎室加之以師旅因之以饑饉以此料之豈能越長江與我爭利哉將軍當斯時也而欲背骨肉之親違萬安之計割同氣之膚噉虎狼之口爲一女子改慮易圖失機毫釐差以千里豈不惜哉（吳志朱治傳權從兄豫章太守賁女爲曹公子婦及曹公破荊州賁欲遣子入質注引江表傳載治說賁）

朱然

然字義封本姓施朱治姊子爲治嗣孫權統事爲餘姚長遷山陰令加折衝校尉尋爲臨川太守拜偏將軍以禽關羽功遷昭武將軍封西安鄉侯進虎威將軍尋假節代呂蒙鎮江陵以破蜀先主功拜征北將軍封永安侯後改封當陽侯拜車騎將軍

右護軍，又拜左大司馬右軍師。

上疏討馬茂

馬茂小子，敢負恩養，臣今奉天威，事蒙克捷，欲令所獲，震耀遠近，方舟塞江，使足可觀，以解上下之忿，惟陛下識臣先言，責臣後效。吳志朱然傳

朱績

績字公緒，然子，為郎，拜建忠都尉，遷偏將軍營下督，然卒，拜平魏將軍、樂鄉督，孫亮時，遷鎮東將軍，後拜驃騎將軍，孫休時，遷上大將軍，孫皓初，拜左大司馬。

與諸葛融書

昶遠來疲困，馬無所食，力屈而走，此天助也，今追之力少，可引兵相繼，吾欲破之於前，足下乘之於後，豈一人之功哉，宜同斷金之義。吳志朱績傳

吾粲

粲字孔休、吳郡烏程人、將軍孫河表爲曲阿丞、遷長史、孫權召爲主簿、出爲山陰令、尋爲參軍校尉、黃武初遷會稽太守、拜昭義中郎將、入爲屯騎校尉、少府、遷太子太傅、被譖誅、

召處士謝譚教

夫應龍已屈伸爲神、鳳皇已嘉鳴爲貴、何必隱形於天外、潛鱗於重淵者哉、吳志吾粲傳

陸績

績字公紀、吳郡吳人、孫權統事、辟奏曹掾、出爲鬱林太守、加偏將軍、卒年三十二、有周易注十五卷、太玄注十卷、

渾天儀說

先王之道、存乎治厤明時、本之驗著在于天象、夫法象莫若渾天、渾天之設久矣、昔在顓頊、使南正重司天、而帝嚳亦敘三辰、堯命

羲和、欽若昊天厤象日月星辰、舜之受禪、在璿璣玉衡、以齊七政、以數者言之、羲時已立渾天之象明矣、周公敘次六十四卦、兩兩相承、反覆成象、以法天行、周而復始、晝夜之義、故晉卦彖曰、晝日三接、明夷爻象曰、初登于天、後入于地、仲尼說之曰、明出地上、晉進而麗乎大明、是以晝日三接、明入地中、明夷夜也、先晝後夜、先晉後明夷、故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日月麗乎天、隨天轉運、入乎地、以成晝夜也、渾天之義、蓋與此同、仲尼沒、大道乖、諸子穿鑿妄作、乃有蓋天之說、其為虛偽、較然可知、渾天以日出地上則晝、故易曰、明出地上、晝日三接、又曰晉進也、日入于地則夜、夜則明傷、故易曰、明夷傷也、又曰、初登于天、照四國也、後入于地、失則也、尚書寅賓出日、寅餞納日、以此言之、而知日出入于地審矣、若不出入于地、則何緣得有晝夜明闇乎、天半覆地上、半周地下、繞地而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若天半右覆地上半

不在地下、二十八宿何故更見更隱乎、由此言之天乃裹地而運信矣、此是昏明之大術也、天之形狀圓周渾然運于無窮、故曰渾、易曰乾爲天爲圓、又曰先甲三日後甲三日、終則有始、天行健此之謂矣、天大地小、天繞地半覆地上、半周地下、譬如卵白白一作黃之繞黃也、揚子雲太玄經曰、天穹隆而周乎下、地旁薄而向乎上、故知天裹地下、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覆地上、百八十二度八分度之五周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見半隱、日月出入、㠯成昏明也、北極星北方偏出于地三十五度、南極中偏入于地亦三十五度、南極北極天軸所在、樞運所由譬車之有輪、所㠯自行也、衆星皆移無常、惟北辰守中不易、是㠯知其爲天中也、天傾故極在中北、仲尼曰、譬如北辰居其所而衆星拱之、又太玄經曰、天圓地方、極樞中央、動㠯麻靜、時乘十二、㠯建七政、是㠯堯典曰、在璇璣玉衡㠯齊七政、此之謂也、繞北極七

十度之外常在地下不出地、周天一百七萬一千里、東西南北徑三十五萬七千里、立徑亦然、開元占經一又二

閏月無中氣、北斗斜指二辰之間、御覽十七

渾天圖

魁星第一星主徐州、第二星主益州、第三星主冀州、第四星主荊州、第五星主兗州、第六星主揚州、第七星主豫州、開元占經六十七

太玄經序

關達大節、北堂書鈔九

述玄

績昔常見同郡鄒邠字伯岐與邑人書歎揚子雲所述太玄連推求玄本不能得也、鎮南將軍劉景升遣梁國成奇修好鄙州、奇將玄經自隨、時雖幅寫一通、年尚暗稚、甫學書毛詩、王誼人事、未能深索玄道眞、故不爲也、後數年專精讀之、半歲間粗覺其意、於是

草創注解未能也章陵宋仲子爲作解詁後奇復銜命尋盟仲子㠯所解付奇與安遠將軍彭城張子布績得覽焉仲子之思慮誠爲深篤然玄道廣遠淹廢歷載師讀斷絕難可一備故往往有違本錯誤績智意豈能弘裕顧聖人有所不知匹夫誤有所達加緣先王詢于芻蕘之誼故遂卒有所述就㠯仲子解爲本其合於道者因仍其說其失者因釋而正之所㠯不復爲一解欲令學者瞻覽彼此論其曲直故合聯之爾夫玄之大義揲蓍之謂而仲子失其旨歸休咎之占靡所取定雖得文間義說大體乖矣書曰若網在綱有條而弗紊今綱不正欲弗紊不可得已績不敢苟好著作㠯虛譽也庶合道眞使玄不爲後世所尤而已昔楊子雲述玄經而劉歆觀之謂曰雄空自苦今學經者有祿利然尚不能明易又如玄何吾恐後人用覆醬瓿雄笑而不應雄卒大司空王邑納言嚴尤聞雄死謂桓譚曰玄其傳乎譚曰必傳顧君與譚不及見也

班固贊敘雄事曰、凡人貴遠賤近、親見楊雄祿位容貌不能動人、故輕其書、楊子雲之言文詭至深、論不詭於聖人、若使遭遇時君、更閱賢智爲所稱善、則必度越諸子矣、自雄之沒至今四十餘年、其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又張平子與崔子玉書曰、乃者㠯朝賀、明日披讀太玄經、知子雲特極陰陽之數也、㠯其滿汎故、故時人不務此、非特傳記之屬、心實與五經擬、漢家得二百歲卒乎、所㠯作興者之數、其道必顯、一代常然之符也、玄四百歲其興乎、竭己精思、㠯揆其義、更使人難論陰陽之事、足下累世窮道極微、子孫必命世不絕、且幅寫一通、藏之㠯待能者、續論數君所云、知楊子雲太玄無疆也、歆云、經將覆沒、猶法言而今顯揚、歆之慮尋於是爲漏、固曰、法言大行、而玄終未顯、固雖云終不必其廢、有愈於歆、譚云、必傳、顧譚與君不見也、而玄果傳、譚所思過固遠矣、平子云、漢之四百其興乎、漢元至今四百年矣、其道大顯、處期甚效、厥迹

速其最復優乎且曰歆厤譜之隱奧班固漢書之淵弘桓譚新論之深遠尙不能鏡照玄經廢興之數況夫王邑嚴尤之倫乎覽平子書令子玉深藏以待能者子玉爲世大儒平子嫌不能理但令深藏益明玄經之爲乎驗雖平子焯亮其道處其蠘興之期人之材意相倍如此雄歎曰師曠之調鐘俟知音之在後孔子作春秋冀君子之將睹信哉斯言於是乎驗雄受氣純和韜眞含道通敏叡達鉤深致遠建立玄經與聖人同趣雖周公繇大易孔子修春秋不能是過論其所述終年不能盡其美也考之古今宜曰聖人昔孔子在衰周之時不見深識或遭困苦謂之佞人列國智士稱之達者不曰聖人唯弟子中言其聖耳逮至孟軻孫卿之徒及漢世賢人君子咸並服德歸美謂之聖人用春秋以爲王法故遂隆崇莫有非毀楊子雲亦生衰亂之世雖不見用智者識焉桓譚之絕倫稱曰聖人其事與孔子相似又述玄經平子處其將興之期

果如其言若玄道不應天合神乎子無已知其行數若平子贅言期應不宜效驗如合符契也作而應天非聖如何昔詩稱母氏聖善书方曰惟聖罔念作狂惟狂克念作聖洪範曰睿作聖孟軻謂柳下惠作聖人由是言之人之受性聰明純淑無所繫礙順天道履仁誼因可謂之聖人何常之有乎世不達聖賢之數謂聖人如鬼神而非人類豈不遠哉凡人賤近而貴遠聞績所云其笑必矣冀值識者有已察焉（太玄范望注本）

自知亡日爲辭

有漢志士吳郡陸績幼敦詩書長玩禮易受命南征遘疾遇厄（袁宏紀作遇厄）遭命不幸嗚呼悲隔（吳志陸績傳又見袁宏後漢紀二十九）從今已去六十年之外車同軌書同文恨不及見也（同上）

陸遜

遜字伯言本名議績從子孫權統事爲東西曹令史遷海昌屯

田都尉領縣事拜定威校尉歷帳下右部督進偏將軍以平荊州功拜撫邊將軍封華亭侯遷右護軍鎮西將軍進封婁侯黃武元年爲大都督破蜀先主於夷陵拜輔國將軍領荊州牧改封江陵侯黃龍元年拜上大將軍右都護赤烏七年爲丞相以太子事憤恚卒年六十三永安中追謚曰昭侯

爲荊州士人上疏

昔漢高受命招延英異光武中興羣俊畢至苟可以熙隆道教者未必遠近今荊州始定人物未達臣愚慺慺乞普加覆載抽拔之恩令並獲自進然後四海延頸思歸大化吳志陸遜傳

上疏請緩攻劉備

夷陵要害國之關限雖爲易得亦復易失失之非徒損一郡之地荊州可憂今日爭之當令必諧備干天常不守窟穴而敢自送臣雖不材憑奉威靈以順討逆破壞在近尋備前後行軍多敗少成

推此論之不足為戚臣初嫌之水陸俱進今反舍船就步處處結營察其布置必無他變伏願至尊高枕不以為念也吳志陸遜傳

陳時事疏

臣以為科法嚴峻下犯者多頃年以來將吏罹罪雖不慎可責然天下未一當圖進取小宜恩貸以安下情且世務日興良能為先自不姦穢入身難忍之過乞復顯用展其力效此乃聖王忘過記功以成王業昔漢高舍陳平之愆用其奇略終建勳祚功垂千載夫峻法嚴刑非帝王之隆業有罰無恕非懷遠之弘規也吳志陸遜傳

請勿取夷州及朱崖疏

臣愚以為四海未定當須民力以濟時務今兵興歷年見衆損減陛下憂勞聖慮忘寢與食將遠規夷州以定大事臣反覆思惟未見其利萬里襲取風波難測民易水土必致疾疫今驅見衆經涉不毛欲益更損欲利反害又朱崖絕險民猶禽獸得其民不足濟

事無其兵不足賴衆今江東見衆自足圖事但當畜力而後動耳昔桓王創基兵不一旅而開大業陛下承運拓定江表臣聞治亂討逆須兵爲威農桑衣食民之本業而干戈未戢民有饑寒臣愚以爲宜育養士民寬其租賦衆克在和義以勸勇則河渭可平九有一統矣吳志陸遜傳

乞息親征公孫淵疏

淵憑險恃固拘留大使名馬不獻實可讎忿蠻夷猾夏未染王化鳥竄荒裔拒逆王師至令陛下爰赫斯怒欲勞萬乘汎輕越海不慮其危而涉不測方今天下雲擾羣雄虎爭英雄踴躍張聲大視陛下以神武之資誕膺期運破操烏林敗備西陵禽羽荊州斯三虜者當世雄傑皆摧其鋒聖化所綏萬里草偃方蕩平華夏總一大猷今不忍小忿而發雷霆之怒違垂堂之戒輕萬乘之重此臣之所惑也臣聞志行萬里者不中道而輟足圖四海者匪懷細以

害大彊寇在境荒服未庭陛下乘桴遠征必致閒闚慼至而憂悔之無及若使大事時捷則淵不討自服今乃遠惜遼東眾之與馬奈何獨欲捐江東萬安之本業而不惜乎乞息六師以威大虜早定中夏垂曜將來吳志陸遜傳

疏請安太子

太子正統宜有盤石之固魯王藩臣當使寵秩有差彼此得所上下獲安謹叩頭流血以聞吳志陸遜傳

建議平山寇

方今英雄棊跱豺狼闚望克敵寧亂非眾不濟而山寇舊惡依阻深地夫腹心未平難以圖遠可大部伍取其精銳吳志陸遜傳

議務興利改作

國以民爲本彊由民力財由民出夫民殷國弱民瘠國彊者未之有也故爲國者得民則治失之則亂若不愛利而令盡用立效亦

爲難也。是以詩歎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乞垂聖恩，寧濟百姓，數年之間，國用少豐，然後更圖。吳志陸遜傳

與關羽書

前承觀釁而動，以律行師，小舉大克，一何巍巍。敵國敗績，利在同盟，聞慶拊節，想遂席卷，共奬王綱。近以不敏，受任來西，延慕光塵，思稟良規。吳志陸遜傳

于禁等見獲，遐邇欣歎，以爲將軍之勳，足以長世，雖昔晉文城濮之師，淮陰拔趙之略，蔑以尚茲。聞徐晃等步騎駐旌，闚望麾葆，操猾虜也，忿不思難，恐潛增衆，以逞其心。雖云師老，猶有驍悍。且戰捷之後，常苦輕敵，古人杖術，軍勝彌警，願將軍廣爲方計，以全獨克。僕書生疏遲，忝所不堪，喜鄰威德，樂自傾盡，雖未合策，猶可懷也。儻明注仰，有以察之。同上

答劉備

但恐軍新破創痍未復始求通親且當自補未暇窮兵耳若不推算欲復以傾覆之餘遠送以來者無所逃命吳志陸遜傳注引吳錄

假作答逯式書

得報懇惻知與休久結嫌隙勢不兩存欲來歸附輒以密呈來書表聞撰衆相迎宜潛速嚴更示定期吳志陸遜傳

答全琮

子弟苟有才不憂不用不宜私出以要榮利若其不佳終爲取禍且聞二宮勢敵必有彼此此古人之厚忌也吳志陸遜傳

與全琮書

卿不師日磾而宿留阿寄終爲足下門戶致禍矣吳志陸遜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六十八終

烏程嚴可均校輯

吳七

陸瑁

瑁字子璋，遜弟，嘉禾初，徵拜議郎選曹尚書。

諫親征公孫淵疏

臣聞聖王之御遠夷，羈縻而已，不常保有，故古者制地，謂之荒服，言慌惚無常，不可保也。今淵東夷小醜，屏在海隅，雖託人面，與禽獸無異。國家所為不愛貨寶遠以加之者，非嘉其德義也，誠欲誘納愚弄，以規其馬耳。淵之驕黠，恃遠負命，此乃荒貊常態，豈足深怪。昔漢諸帝亦嘗銳意以事外夷，馳使散貨，充滿西域，雖時有恭從，然其使人見害，財貨并沒，不可勝數。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越巨海，身踐其土，羣臣愚議，竊謂不安。何者，北寇與國，壤地連接，

苟有閒隙應機而至夫所以越海求馬曲意於淵者爲赴目前之急除心腹之疾也而更棄本追末捐近治遠忿以改規激以動衆斯乃猾虜所願聞非大吳之至計也又兵家之術以功役相疲勞逸相待得失之閒所覺輒多且沓渚去淵道里尙遠今到其岸兵勢三分使强者進取次當守船又次運糧行人雖多難得悉用加以單步負糧經遠深入賊地多馬邀截無常若淵狙詐與北未絕動衆之日脣齒相濟若實子然無所憑賴其畏怖遠迸或難卒滅使天誅稽於朔野山虜承閒而起恐非萬安之長慮也吳志陸瑁傳

夫兵革者固前代所以誅暴亂威四夷也然其役皆在姦雄已除天下無事從容廟堂之上以餘議議之耳至於中夏鼎沸九域槃牙之時率須深根固本愛力惜費務自休養以待鄰敵之闕未有正於此時舍近治遠以疲軍旅者也昔尉佗叛逆僭號稱帝于時天下乂安百姓殷阜帶甲之數糧食之積可謂多矣然漢文猶以

遠征不易，重興師旅，告喻而已。今凶衆未殄，疆埸猶警，蠻寇尤鬼方之亂，故當以綏急為之本，宜以淵為先。願陛下抑威任計，暫息六師，潛神嘿規，以為後圖，天下幸甚。同上

與暨豔書

夫聖人嘉善矜愚，忘過記功，以成美化。加今王業始建，將一大統，此乃漢高棄瑕錄用之時也。若令善惡異流，貴汝潁月旦之評，誠可以厲俗明教，然恐未易行也。宜遠模仲尼之汎愛，中則郭泰之弘濟，近有益於大道也。吳志陸瑁傳

陸凱

凱字敬風，遜族子。黃武初為永興諸暨長，拜建武都尉、赤烏中除儋耳太守，遷建武校尉。五鳳中拜巴丘督偏將軍，封都鄉侯，轉武昌右部督。累遷盪魏綏遠將軍。永安中拜征北將軍，假節，領豫州牧。孫皓即位，遷鎮西大將軍，都督巴丘，領荊州牧，進封

嘉興侯。寶鼎元年遷左丞相。建衡元年卒。年七十二。有吳先賢傳四卷、太玄經注十三卷、集五卷。

上表言宜優卹功臣後

呂蒙淩統早亡。先帝痛悼不已。子並幼稚。皆內省中。稱肉食之。（書鈔一百四十五。御覽八百六十三）

上表諫吳主皓

臣聞惡不可積。過不可長。積惡長過。喪亂之源也。是以古人懼不聞非。故設進善之旌。立敢諫之鼓。武公九十。思聞警戒。詩美其德。士說其行。臣竊以陛下無思警戒之義。而有積惡之漸。臣深憂之。此禍兆見矣。故略陳其要。寫盡愚懷。陛下宜克己復禮。述履前德。不可捐棄臣言。而放奢意。意奢情至。吏日欺民。民離則上不信下。下當疑上。骨肉相克。公子相奔。臣雖愚闇於天命。以心審之。敗不過二十稔也。臣常忿亡國之人夏桀殷紂。亦不可使後人復忿陛下

也臣受國恩奉朝三世復以餘年值遇陛下不能循俗與衆沈浮若比干伍員以忠見戮以正見疑自謂畢足無所餘恨灰身泉壤無負先帝願陛下九思社稷存焉吳志陸凱傳注引江表傳

重表諫起宮

臣聞宮功當起夙夜反側是以頻煩上事往往留中不見省報於邑歎息企想應罷昨食時被詔曰君所諫誠是大趣然未合鄙意如何此宮殿不利宜當避之乃可以妨勞役長坐不利宮乎父之不安子亦何倚臣拜紙詔伏讀一周不覺氣結於胷而涕泣雨集也臣年已六十九榮祿已重於臣過望復何所冀所以勤勤數進苦言者臣伏念大皇帝創基立業勞苦勤至白髮生於鬢膚黃耇被於甲胄天下始靜晏駕早崩自含息之類能言之倫無不歔欷如喪考妣幼主嗣統柄在臣下軍有連征之費民有彫殘之損賊臣干政公家空竭今彊敵當塗西州傾覆孤罷之民宜當畜養廣

力肆業、呂備有虎、且始從都、屬有軍征、戰士流離、州郡搔擾、而大功復起、徵召四方、斯非保國致治之漸也、臣聞為人主者攘災以德、除咎以義、故湯遭大旱、身禱桑林、熒惑守心、宋景退殿、是以旱魃銷亡、妖星移舍、今宮室之不利、但當克己復禮、篤湯宋之至道、愍黎庶之困苦、何憂宮之不安、災之不銷乎、陛下不務脩德而務築宮室、若德之不脩、行之不貴、雖殷辛之瑤臺、秦皇之阿房、何止而不喪身覆國、宗廟作墟乎、夫興土功、高臺榭、既致水旱、民又多疾、其不疑也、為父長安、使子無倚、此乃子離於父、臣離於陛下之象也、臣子一離、雖念克骨、茅茨不翦、復何益焉、是以大皇帝居於南宮、自謂過於阿房、故先朝大臣以為宮室宜厚、備衛非常、大皇帝曰、逆虜游魂、當愛育百姓、何聊趣於不急、然臣下懇惻、由不獲已、故裁調近郡、苟副眾心、比當就功、猶豫三年、當此之時、寇鈔懾威、不犯我境、師徒奔北、且西阻巴漢、南州無事、尚猶沖讓、未肯築

宮況陛下危側之世又乏大皇帝之德可不慮哉願陛下留意臣
不虛言吳志陸凱傳注引江表傳

疏悼王蕃

常侍王蕃黃中通理知天知物處朝忠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
龍逢也昔事景皇納言左右景皇欽嘉歎爲異倫而陛下忿其苦
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吳志王蕃傳按陸凱傳亦有此疏彼略刪節

上疏諫吳主皓

臣聞有道之君以樂樂民無道之君以樂樂身樂民者其樂彌長
樂身者不久而亡夫民者國之根也誠宜重其食愛其命民安則
君安民樂則君樂自頃年以來君威傷於桀紂君明闇於姦雄君
惠閉於羣孽無災而民命盡無爲而國財空辜無罪賞無功使君
有謬誤之愆天爲作妖而諸公卿媚上以求愛困民以求饒導君

於不義敗政於淫俗臣竊爲痛心今鄰國交好四邊無事當務息役養士實其廪庫以待天時而更傾動天心搔擾萬姓使民不安大小呼嗟此非保國養民之術也臣聞吉凶在天猶影之在形響之在聲也形動則影動形止則影止此分數乃有所繫非在口之所進退也昔秦所以亡天下者但坐賞輕而罰重政刑錯亂民力盡於奢侈目眩於美色志濁於財寶邪臣在位賢哲隱藏百姓業業天下苦之是以遂有覆巢破卵之憂漢所以彊者躬行誠信聽諫納賢惠及負薪躬請巖穴廣采博察以成其謀此往事之明證也近者漢之衰末三家鼎立曹失綱紀晉有其政又益州危險兵多精彊閉門固守可保萬世而劉氏與奪乖錯賞罰失所君恣意於奢侈民力竭於不急是以爲晉所伐君臣見虜此目前之明驗也臣闇於大理文不及義智慧淺劣無復冀望竊爲陛下惜天下耳臣謹奏耳目所聞見百姓所爲煩苛刑政所爲錯亂願陛下息

大功損百役務寬盪忽苛政又武昌土地實危險而塉确非王都安國養民之處船泊則沈漂陵居則峻危且童謠言寧飲建業水不食武昌魚寧還建業死不止武昌居臣聞翼星爲變熒惑作妖童謠之言生於天心乃以安居而比死足明天意知民所苦也臣聞國無三年之儲謂之非國而今無一年之畜此臣下之責也而諸公卿位處人上祿延子孫曾無致命之節匡救之術苟進小利於君以求容媚荼毒百姓不爲君計也自從孫弘造義兵以來耕種既廢所在無復輸入而分一家父子異役廩食日張畜積日耗民有離散之怨國有露根之漸而莫之恤也民力困窮鬻賣兒子調賦相仍日以疲極所在長吏不加隱括加有監官既不愛民務行威勢所在擾擾更爲煩苛民苦兩端財力再耗此爲無益而有損也願陛下一息此輩矜哀孤弱以鎮撫百姓之心此猶魚鼈得免毒螫之淵鳥獸得離羅網之綱四方之民繈負而至矣如此民

可得保先王之國存焉、臣聞五音令人耳不聰、五色令人目不明、此無益於政、有損於事者也、自昔先帝時、後宮列女、及諸織絡數不滿百、米有畜積、貨財有餘、先帝崩後、幼景在位、更改奢侈、不蹈先迹、伏聞織絡及諸徒坐、乃有千數、計其所長、不足爲國財、然坐食官廩、歲歲相承、此爲無益、願陛下料出賦嫁、給與無妻者、如此上應天心、下合地意、天下幸甚、臣聞殷湯取士於商賈、齊桓取士於車轅、周武取士於負薪、大漢取士於奴僕、明王聖主取士以賢、不拘卑賤、故其功德洋溢、名流竹素、非求顏色而取好服、捷口容悅者也、臣伏見當今內寵之臣、位非其人、任非其量、不能輔國匡時、羣黨相扶、害忠隱賢、願陛下簡文武之臣、各勤其官、州牧督將、藩鎮方外、公卿尚書、務脩仁化、上助陛下、下拯黎民、各盡其忠、拾遺萬一、則康哉之歌作、刑錯之理清、願陛下留神思臣愚言、吳志陸凱傳

上疏諫吳主皓不遵先帝二十事

皓遣親近趙欽口詔報凱前表曰孤動必遵先帝有何不平君所諫非也又建業宮不利故避之而西宮室宇摧朽須謀移都何㠯不可徙乎凱上疏曰臣竊見陛下執政㠯來陰陽不調五星失晷職司不忠姦黨相扶是陛下不遵先帝之所致江表傳載此表曰臣拜受明詔心與氣結陛下何心之難悟意不聰之甚也　夫王者之興受之於天脩之由德豈在宮乎而陛下不諮之公輔便盛意驅馳六軍流離悲懼逆犯天地天地㠯災童歌其謠縱令陛下一身得安百姓愁勞何㠯用治此不遵先帝一也臣聞有國㠯賢為本夏殺龍逢殷獲伊摯斯前世之明效今日之師表也中常侍王蕃黃中通理處朝忠謇斯社稷之重鎮大吳之龍逢也而陛下忿其苦辭惡其直對梟之殿堂尸骸暴棄邦內傷心有識悲悼咸曰吳國夫差復存先帝親賢陛下反之是陛下不遵先帝二也臣聞宰相國之柱也不可不彊是故漢有

蕭曹之佐，先帝有顧步之相，而萬彧瑣才凡庸之質，昔從家隸超步紫闥，於彧已豐，於器已溢，而陛下愛其細介，不訪大趣，榮以尊輔，越尚舊臣，賢良憤惋，智士赫咤，是不遵先帝三也。先帝愛民過於嬰孩，民無妻者以妾妻之，見單衣者以帛給之，枯骨不收而取埋之，而陛下反之，是不遵先帝四也。昔桀紂滅由妖婦，幽厲亂在嬖妾，先帝鑒之，以為身戒，故左右不置淫邪之色，後房無曠積之女。今中宮萬數，不備嬪嬙，外多鰥夫，女吟於中，風雨逆度，正由此起，是不遵先帝五也。先帝憂勞萬機，猶懼有失，陛下臨阼以來，游戲後宮，眩惑婦女，乃令庶事多曠，下吏容姦，是不遵先帝六也。先帝篤尚朴素，服不純麗，宮無高臺，物不彫飾，故國富民充，姦盜不作，而陛下徵調州郡，竭民財力，土被玄黃，宮有朱紫，是不遵先帝七也。先帝外仗顧陸朱張，內近胡綜薛綜，是以庶績雍熙，邦內清肅。今者外非其任，內非其人，陳聲曹輔，斗筲小吏，先帝之所棄，而

陛下幸之是不遵先帝八也先帝每宴見羣臣抑損醇醲臣下終日無失慢之尤百寮庶尹並展所陳而陛下拘以視瞻之敬懼以不盡之酒夫酒以成禮過則敗德此無異商辛長夜之飲也是不遵先帝九也昔漢之桓靈親近宦豎大失民心今高通詹廉羊度黃門小人而陛下賞以重爵權以戰兵若江渚有難烽燧互起則度等之武不能禦侮明也是不遵先帝十也今宮女曠積而黃門復走州郡條牒民女有錢則舍無錢則取怨呼道路母子死訣是不遵先帝十一也先帝在時亦養諸王太子若取乳母其夫復役賜與錢財給其貲糧時遣歸來視其弱息今則不然夫婦生離夫故作役兒從後死家爲空戶是不遵先帝十二也先帝歎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衣其次也三者孤存之於心今則不然農桑並廢是不遵先帝十三也先帝簡士不拘卑賤任之鄉閭效之於事舉者不虛受者不妄今則不然浮華者登朋黨者進是不遵先

帝十四也先帝戰士不給他役使春惟知農秋惟收稻江渚有事責其死效今之戰士供給衆役廩賜不贍是不遵先帝十五也夫賞以勸功罰以禁邪賞罰不中則士民散失今江邊將士死不見哀勞不見賞是不遵先帝十六也今在所監司已爲煩猥兼有內使擾亂其中一民十吏何以堪命昔景帝時交阯反亂實由茲起是爲遵景帝之闕不遵先帝十七也夫校事吏民之仇也先帝末年雖有呂壹錢欽尋皆誅夷以謝百姓今復張立校曹縱吏言事是不遵先帝十八也先帝時居官者咸久於其位然後考績黜陟今州郡職司或莅政無幾便徵召遷轉迎新送舊紛紜道路傷財害民於是爲甚是不遵先帝十九也先帝每察竟解之奏常留心推接是以獄無冤囚死者吞聲今則違之是不遵先帝二十也若臣言可錄藏之盟府如其虛妄治臣之罪願陛下留意吳志陸凱傳

奏重備西陵

臣愚以西陵國之關首，宜重且備，備重則敵不敢輕，輕備則爲敵所侮。藝文類聚六

奏事

諸暨永安出御絲。御覽八百十四

吳先賢傳贊

揚州別駕從事戴矯

猗猗茂才，執節雲停，志勵秋霜，冰潔玉清。初學記十七

奮武將軍顧承

於鑠奮武，奕奕全德，在家必聞，鴻飛高陟。同上

上虞令史胄

猗猗上虞，金鍪玉貞，鳳立鸞峙，邈矣不傾。同上

陸抗

抗字幼節，遜次子，赤烏中拜建武將軍校尉，遷立節中郎將，建

興初拜奮威將軍太平中遷征北將軍永安中拜鎮軍將軍都督西陵孫皓即位加鎮軍大將軍領益州牧鳳皇二年拜大司馬荊州牧

陳時宜疏

臣聞德均則衆者勝寡力侔則安者制危蓋六國所㠯兼幷於彊秦西楚所㠯北面於漢高也今敵跨制九服非徒關右之地割據九州豈但鴻溝㠯西而已國家外無連國之援內非西楚之彊庶政陵遲黎民未乂而議者所恃徒㠯長川峻山限帶封域此乃守國之末事非智者之所先也臣每遠惟戰國存亡之符近覽劉氏傾覆之釁考之典籍驗之行事中夜撫枕臨餐忘食昔匈奴未滅去病辭館漢道未純賈生哀泣況臣王室之出世荷光寵身名否泰與國同慼死生契闊義無苟且夙夜憂怛念至情慘夫事君之義犯而勿欺人臣之節匪躬是殉謹陳時宜十七條如左吳志陸抗傳云

[illegible]失 本傳不載

請抑黜羣小疏

臣聞開國承家小人勿用靖譖庸回唐書攸戒是以雅人所以怨刺仲尼所以歎息也春秋以來爰及秦漢傾覆之釁未有不由斯者也小人不明理道所見既淺雖使竭情盡節猶不足任況其姦心素篤而憎愛移易哉苟患失之無所不至今委以聰明之任假以專制之威而冀雍熙之聲作肅清之化立不可得也方今見吏殊才雖少然或冠冕之冑少漸道教或清苦自立資能足用自可隨才授職抑黜羣小然後俗化可清庶政無穢也 吳志陸抗傳

戒動師旅疏

臣聞易貴隨時傳美觀釁故有夏多罪而殷湯用師紂作淫虐而周武授鉞苟無其時玉臺有憂傷之慮孟津有反旆之軍今不務富國強兵力農畜穀使文武之才效展其用百揆之署無曠厥職

明黜陟以厲庶尹，審刑罰以示勸沮，訓諸司以德，而撫百姓以仁，然後順天承運，席卷宇內，而聽諸將徇名，窮兵黷武，動費萬計，士卒彫瘁，寇不爲衰，而我已大病矣。今爭帝王之資，而昧十百之利，此人臣之姦便，非國家之良策也。昔齊魯三戰，魯人再克而亡不旋踵，何則？大小之勢異也。況今師所克獲，不補所喪哉？且阻兵無衆，古之明鑒，誠宜暫息進取小規，以畜士民之力，觀釁伺隙，庶無悔吝。吳志陸抗傳

疾病上疏

西陵建平，國之蕃表，既處下流，受敵二境，若敵泛舟順流，舳艫千里，星奔電邁，俄然行至，非可恃援他部以救倒縣也。此乃社稷安危之機，非徒封疆侵陵小害也。臣父遜昔在西垂陳言，以爲西陵國之西門，雖云易守，亦復易失，若有不守，非但失一郡，則荆州非吳有也。如其有虞，當傾國爭之。臣往在西陵，得涉遜迹，前乞精兵

三萬，而至者循常，未肯差赴。自步闡以後，益更損耗。今臣所統千里，受敵四處，外禦彊對，內懷百蠻，而上下見兵財有數萬，羸弊日久，難以待變。臣愚以爲諸王幼沖，未統國事，可且立傅相，輔導賢姿，無用兵馬，以妨要務。又黃門豎宦，開立占募，兵民怨役，逋逃入占。乞特詔簡閱，一切料出，以補疆埸受敵常處，使臣所部足滿八萬，省息眾務，信其賞罰，雖韓白復生，無所展巧。若兵不增，此制不改，而欲克諧大事，此臣之所深慼也。若臣死之後，乞以西方爲屬。願陛下思覽臣言，則臣死且不朽。吳志陸抗傳

請原辟縈

夫俊乂者，國家之良寶，社稷之貴資，庶政所以倫敘，四門所以穆清也。故大司農樓玄、散騎中常侍王蕃、少府李勖，皆當世秀穎，一時顯器，既蒙初寵，從容列位，而並旋受誅殛，或圮族替祀，或投棄荒裔。蓋周禮有赦賢之辟，春秋有宥善之義，書曰：與其殺不辜，寧

失不經而蕃罪名未定大辟自加心經忠義身被極刑豈不痛哉且已死之刑固無所識至乃焚爍流漂棄之水濱懼非先王之正典或甫侯之所戒也是以百姓哀聳士民同慼蕃勛永已悔亦靡及誠望陛下赦召玄出而頃聞薛瑩卒見逮錄瑩父綜納言先帝傅弼文皇及瑩承基內厲名行今之所坐罪在可宥臣懼有司未詳其事如復誅戮益失民望乞垂天恩原赦瑩罪哀矜庶獄清澄刑網則天下幸甚吳志陸抗傳

賜進士出身二品銜廣東等處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兼管驛傳事務黃岡王毓藻校刊

全三國文卷六十九終